

## 每个昵称都有故事

□ 赵玉明(福建)

在省肢残人协会的微信群里聊天,有两个人的昵称,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记住了他们,一个叫“自带椅子”,一个叫“滚来滚去”。

后来参加省肢残人协会组织的郊游活动,我见到了这两位朋友,原来他们都是坐轮椅的重度残疾人。因为需要坐轮椅才能行动,所以叫“自带椅子”和“滚来滚去”。

这样的昵称,看似是幽默轻松的自我调侃,实则包含了对苦难的无奈和无奈之后的坦然。试想,身体严重伤残,在历经命运的坎坷磨难之后,还能如此勇敢地直面人生,笑对生活,需要多大的智慧和勇气?又是心怀怎样的坦诚和达观!他们是有故事的人,他们的故事不必问。这样的身体,这样的昵称,已经让人肃然起敬。

在一个早晚打卡群里,有一位陕西的朋友,昵称“樱桃王子布鲁克斯”。当时看到这

个昵称,我心里还在想,谁给他的勇气,居然敢叫王子?“樱桃王子”的家乡盛产苹果和樱桃,布鲁克斯是樱桃的名称。他跟着技术员学技术,自己承包了樱桃园,种植了大量的布鲁克斯樱桃。这几天正值樱桃上市,他把新摘的樱桃和陈年核桃放在一起,拍了照片发到群里。布鲁克斯樱桃圆润饱满,个头比核桃小不了多少。颜色红得发紫,加上洗后的点点水珠,鲜嫩晶莹,诱人至极。而且,在早上的打卡记录上,樱桃王子几乎固定在每天清晨5:00起床,一直排在打卡榜单之首。这样一个乡村青年,用智慧的头脑和勤劳的双手,种出这么优质的樱桃,他配得上“樱桃王子”。不,他简直就是樱桃王子。

茉莉花开的时候,每次经过南台路与上三路红绿灯安全岛,都可以看到一个卖茉莉花的女子。她身材匀称,烈日下,穿着长

衣长裤,把自己包裹得密不透风。那天,我招呼卖花女买了两串茉莉花。我从包里拿出手机扫码付款,她手机上显示的昵称是“充实每一天”。因为需要防晒,卖花女戴着帽子,帽檐低垂的花布把她的脸遮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娥眉弯弯,目光清澈。虽然看不到她的脸,但我敢肯定,我今天遇到的,一定是一个花一样的女子,她不仅卖着花,还有一个花一样好听的昵称。每一天,她早出晚归,买花、卖花,名副其实的“充实每一天”。

我家楼下闲置的杂物间,租给了小区内早餐馆的店主小陈,他用来放置面粉等食材。有一天我去他店里吃早餐,小陈正包着扁肉,左手拿面皮,右手握一个小勺子,在碗里刮一小团肉泥放进面皮,左手虎口一捏一挤,扔进盘子里。小陈说他老家在南平乡村,原来做装修工作,一直被拖欠工程款讨要无

果,才决心改行做餐饮。环顾四周,小餐馆干净整洁,食物看起来也新鲜清爽,所以顾客盈门。那天,小陈向我转房租,他的微信昵称是“奋斗吧小青年”!从驾轻就熟的装修行业,再转到新领域的餐饮业,正是应验了他本人的昵称,如果没有奋斗精神,也很难果断地迈出转行这一步。

奋斗吧,小青年!理想放在昵称里,照亮了平淡的生活,就一定会更快地实现吧!生活再苦再累,时时提醒自己,鼓励自己,为自己加油,你就能创造无限奇迹。

这些人,每个昵称都有故事。有的是对自身现状的幽默调侃,有的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述,有的是对未来日子热切期盼。这些普通而平凡的人,看到他们的昵称,我迷茫的眼睛会突然亮起来,我冷漠的心会瞬间暖起来。甚至有些眼眶湿润,甚至有些心潮澎湃。

## 洛阳行(三首)

□ 李小强(重庆)

杜康

这个名字 是淌动的  
在数千年的言语与把欢中流溢  
抑或是封存已久的线装书中  
都能回响那觥筹交错之际的声音

这个名字 是醇香的

在胡同的深处与乡村的院落  
袅袅升起在时光的每一刻度  
浸润出一份生命的味道

这个名字 是诗意的

在洛阳每天都有亲友在相问  
那个玉壶是还躺在唐人的名句中  
还是在碰撞之间灵动的瞬间呢?

注:相传夏朝杜康在洛阳杜康村造酒,今洛阳盛产“杜康酒”。

水席

伊洛之水 从平地流过  
一直到洛阳的每一张餐桌  
静静地 在每一碗中诉说滋味

牡丹的富贵点缀着燕菜  
透露出素菜的清淡与清闲  
家常的热货混合  
散发出中原人特有的兼容脾性  
一条以黄河命名的鲤鱼  
激荡的历史岁月在这里得以沉寂

二十四豫菜菜肴

就这样在二十四个节气中反复  
流淌在洛阳人的面前与心间

注:水席,是洛阳一带特色传统名宴,全席共设24道菜。

团扇

每一次视野的远望  
在洛阳的宫阙与石窟之间  
汉服的身姿 穿行每天的时光

突然那身姿侧身的一撇  
散落一地情绪  
而我捡拾起了 在远方的一个名字

一把团扇就这样出现在面前  
针织的花卉簇拥着色彩  
圆轮般的形状 如同月圆般的新望

于是这个美妙的名字  
弥散在归途 甚至所有的缝隙  
以及团扇般形状的佳愿

## 大热天里李子黄

□ 周康平(重庆)

下午一点多的时候,正值三伏天的太阳毒辣地烤着山坡下的田野和村子。我和张二娃还有王三,穿着背心和短裤,连一顶草帽也没戴,沿着坝口下的羊肠小道,绕过被太阳晒得白晃晃的田坎坡地,像做贼似的朝前面的一家农房走去。说真的,我总有一种做贼心虚的感觉。给我们带路的是张二娃,前面那家土墙房就是他二舅的家。在土墙房的背后,有一片密密麻麻的李子树,李子长得又大又黄又脆。今天是赶集,中午的时候,张二娃的二舅才将满满一担李子卖完了张二娃家。

张二娃说,他二舅去他家会喝上几杯,喝完酒之后要在他家睡觉休息一阵,不到天黑一般不会回家。也就是说,我们这三个家伙,今天有的是时间“扫荡”张二娃他二舅的那片李子树了。想到这,心里既激动又有些担心。激动的是,我们终于可以去体验一把上树摘李子的乐趣。担心的是,要是张二娃他二舅突然回来看到我们了,那怎么办?我们岂不是成贼了么。

站在茂密的李子树下,张二娃见我和王三面有些慌乱,拍着胸口对我们低铁不成钢地说:“你们怕啥呢!这是我二舅家的李子。是我带你们来的。吃我二舅的,就等于吃我的,懂不?”张二娃的话有道理,但也没道理。王三嘀咕道:“你这是带头偷。”我跟着说:“这叫家贼难防。你二舅回来看到了,会气

得跺脚。”张二娃急了,冲我们嚷道:“没想到你们平时吹牛那么凶,到了树下就这么怂!那你们还摘不摘嘛?不摘的话,我们就回去!”回去是明智的选择,但是,冒着这么大的太阳,走了七八里的小路,都站在李子树下了,树都没爬一下就灰溜溜地回去,确实让人心有不甘。我们都还没爬过李子树呢。这种难得的体验机会不应该放过。

还是王三的大脑转得快,他马上改变了我们来的想法,眨着眼对我说,“来都来了,机会难得。这树,我们还是要爬一下的。我们今天只在树上吃,不摘了,要得不?”我会心一笑,不摘,就是不把李子往家“偷”了。我们出发时可不是这样想的,要不,谁会冒着这么毒辣的太阳到这里来呢。现在,只有退而求其次了。

张三见我王三点头,便挥手冲我们说道:“那好,我们今天就享受一下爬树的乐趣。树上的李子你们随便吃。”张二娃这口气,俨然他就是这些李子树的主人。就算我和王三放开肚皮吃,又能吃多少李子呢?李子是不易消化的水果,多吃几个就会胀肚子,哪敢多吃。

我们三人,真没吃几个李子,在李子树上随意爬上爬下的兴奋劲,还有那随手就可摘一个李子就在嘴边的感觉,远超我们吃李子的口腹之乐。这也是我儿时唯一的一次在树上摘吃李子,为我安分守己的儿童生活留下了一抹难以忘怀的记忆。



摄影:周宇



### 命运

□ 红线女(重庆)

关于心疼,我知道你只是随便说说  
如每个夜晚  
我都孤独地睡去  
仿佛与世隔绝的空气  
只剩叹息

你一定不知道,这二十年  
我一直喜欢的绿从未出现  
荷花总是枯萎,连咳嗽  
都沾满了血

你一定知道,这二十年  
我被生活压得很低  
阴影一再袭来  
在黑色的梦里纠缠  
在诗歌拐弯的地方不知所措

当分手已成为命运  
我不去想心疼有多疼  
也不会把我死去的消息带给你  
关于来世 以及对来世的幻想  
还会持续很久

## 杜鹃声声望丛祠

□ 胡华强

远远望去,最先映入眼帘最显眼的当然是那一列赭红色的围墙,和围墙中间红白两种主色调配金色琉璃瓦顶的门楼。两个拱形的大门使望丛祠显得更加庄严肃穆。在一望无际的现代都市灰色背景的衬托下,望丛祠更有一种韵味无穷的神秘与深沉。围墙之内的望丛祠园林,就是一座森然的绿岛。

望丛祠坐西向东,建筑风格不同于一般祠堂。最初的格局是按浙江省绍兴市会稽山的禹陵规划而建,因为是一祠祭二主,所以祠门不是单开单向,而是对称地开为南北二门。大门后是照壁,照壁南北两侧各开相对的院门,通往两个园区。南边为子规园,北边为涟漪园。临水就势建有“稻菽楼”“听鹃楼”等楼台亭阁。照壁后两阙门通向里间。阙门后是望帝从帝纪念馆,正中有望帝从帝的青铜塑像。纪念馆背后的柏林之中,是高达15米的望帝陵。望帝陵西面,有郫县博物馆。望帝从帝纪念馆南面是听鹃楼,再南为丛帝陵。望丛祠内,南北贯通着大片水域,叫作望灵湖。望灵湖中种有大面积的荷花,每到夏季,成为最佳的赏荷去处;而到了秋天,满湖残荷,伴随杜鹃声声,更适合有心之人凭吊怀古。

二千七百多年前的西周末年,望帝杜宇在川西平原建立了蜀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都城——杜鹃城。相传望帝杜宇教民农耕,因此杜宇被之后的古蜀人视为农神,春耕时先祭杜宇。杜宇晚年,成都平原大多数地方还是一片泽国,水患严重。杜宇的丞相鳖灵“决玉垒山以除水害”,赢得了古蜀国百姓的信任,杜宇就把帝位禅让给了鳖灵,退隐西山。蜀人非常思念他,他也思念他的子民,遂抑郁而死,化为一只在林间啼血歌吟的鸟。于是人们便把这种鸟叫作杜宇,听到这种鸟的鸣叫,就说那是杜宇在催促人们春耕了。

杜鹃既是一种鸟名也是一种花名,在郫都它们的寓意基本一样。杜鹃作为一种意象入诗,在古诗中俯拾即是。借杜鹃意象表达凄苦之情者固然为多。借杜鹃歌唱农事稼穡亦不在少数。如宋人释择璘“蚕老麦黄三月天,青山处处有啼鹃”,柳桂孙“东风一架蔷薇雪,老尽春风是杜鹃”,张耒“千里积雪消,布谷催春耕”等生动的歌吟。今天侗族大歌《布谷催春》的深情和声,以及民间流

传着的大量诸如“快快布谷”“哥哥做活”“麦子熟了”“掏沟堵水”等谐音谚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杜鹃鸟与我们这个农耕民族之间有着极其紧密的文化联系。天下鸟儿何其多,却并非所有的鸟儿都能享此殊荣——这并不是说杜宇的传说造就了这种文化现象,但可以肯定的是,古蜀人没有把死后的杜宇想象为别的任何一种鸟,偏偏就说变成了“这种鸟”,还把“这种鸟”称为杜宇(杜鹃,子规,布谷鸟),说明了杜宇对古蜀文明的农耕文化影响之深。历史的演进,固然离不开血腥的战争,但一个帝王一生把主要精力致力于教民稼穡,促民耕织,自然更能够赢得百姓的感激和怀念,必定会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异样的风采。

环绕着望灵湖宁静的水面,许多参天的古木。园中树木以香樟和黄葛树居多,间有梅林、海棠、古柏和竹丛。黄葛树大多树龄上百,枝繁叶茂,浓荫蔽日。它们或立于水边或卧屋侧,树根交错盘曲盘旋,造型匪夷所思古意四溢。而掩映望丛二帝的陵冢的,全是参天的香樟,那些香樟全都树干笔直,一树树绿荫在天空汇合成一个更大的密不通风的绿盖,盖住了望丛二帝的陵冢。园中还有为数不多的古柏,树干苍劲如阅世的智者。幽曲的小径连接着点缀在湖边的楼台亭榭。在望丛祠中,四季鲜花轮流绽放,晨昏鹃声不息歌吟。那种深情而执着,空灵而悠远的旋律,在林间回荡,在城市的上空盘旋,飞向川西平原广阔的沃野和川西高原一望无际的峻岭深壑。每一个谛听者想象的视野里,就会展开一幅天府之国波澜壮阔的农耕图画,复原一部古蜀国一步步走向未来的壮丽史诗。

据《郫县志》记载:最早祭祀望帝的“崇德祠”本是在灌县二王庙处,南朝齐明帝(公元494—498年在位)时,刺史刘季连将崇德祠自灌口移建于郫。北宋仁宗康定二年(1041年),邑令赵可度将望帝与丛帝合祀,遂有了望丛祠,并对其扩建。北宋皇佑四年(1052年)重修望丛祠。明末张献忠入川,望丛祠遭受严重破坏,后又毁于战火,仅存杜宇、望灵二陵。清乾隆十五年(1747年),知县李馨采取“伐石表道”“禁柴樵采”措施,保护了二陵。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望丛祠重修,并于祠内遍植柏树。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祠东建“听鹃楼”。民国十四

年(1925年),在祠内建公园,后渐荒芜。民国十八年(1929年),四川督军熊克武驻防于郫,曾拨款培修祠宇,并于二帝陵前分别竖“古望帝之陵”“古丛帝之陵”石碑。碑高丈余,下款刻“熊克武立,但懋辛书”。1969年石碑被拆毁,仅存残块,今碑为复制件——现在我们走进望丛祠看见的就是这两块石碑。1984年,郫县人民政府将望丛祠由原面积22亩扩建至88亩。

什么样的历史古迹值得历代的人们一再再而三顽强修复和重建?这世上不知道有多少古迹一经毁损便永久消失。也许毁损的原因多种多样,而不再修复的原因大概都不过是其存在的价值“可有可无”。望丛祠长达近一千六百年的建祠历史,简直可以用“顽强”二字来形容。其实,这并不是望丛祠顽强,而是历代以来农耕文明意识的深入人心。世上有多少陵墓并不葬其真身,黄土之下也许只埋着一种情绪,一种因敬仰而不忍忘怀的情绪,望丛二陵亦如此。古蜀国的先民从川西高原的崇山峻岭中一步步走出来,在几代古蜀王的率领下,筚路蓝缕,艰苦卓绝,终于在一片汪洋般的川西平原上筑就了立足的根基,建起了安居乐业的家园,演绎了古蜀国历史的辉煌,这样的功绩自然足以让这片土地上人们永远铭记。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我们固然可以看到一些战争的信息,但是最耀眼的却是改造环境征服自然的顽强精神。这些充满了农耕信息的历史记忆,正是存在于这片土地上的生命赖以延续的最高智慧。即便这一片土地曾遭受过至少三次几近毁灭的巨大灾难,而自古蜀国传下来的农耕文明的火种次次都可以让这片土地重新点燃生机,并生生不息。这,恐怕就是望丛祠顽强存续的根本原因。

如果历代地方官顽强地修复甚至重建望丛祠是基于以上的原因,体现恤民重农的态度当属本分,那么作为一个乱世军人的熊克武又为何热衷于在这千年古祠里留下重竖碑铭的一笔呢?熊克武(1885—1970年),字锦帆,四川省井研县人,1904年东渡日本,1905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民国初年四川著名的长衫军人。黄花岗起义之后,他被公推为蜀军北伐总司令,在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中,与蔡锷并肩作战。1918至1924年,熊克武成为了四川省实际的统治者。作



望丛赛歌会。(图片来自成都市郫都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官网)

为曾驻防于此的四川督军,之前也是一位爱国的热血青年,就算1929年时他只是驻军郫县,自然也有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传统意识,农耕对于民生的意义,即便对于一个职业军人来说也并无认知的难度。加之他本身也是四川人,造福乡梓也是举手之劳。他的这一举动,或许有点庸庸风雅之嫌疑,但传统农耕文明对他的影响也分明可见。两座陵冢前,总会看见游客对着墓碑焚香作揖,伫立沉思。这面对墓碑的沉思,难道不正是一种传统精神的再现和精神力量的延续?在成都的周边也还存在着几座名闻遐迩的古代园林,但那些园林大多是有关系途跌宕,官场风云的记忆。它们并非不涉及民生,但那并不是主题。只有望丛祠不一样,它虽是一座祭祀帝王的陵园,却是一座劝农耕重民生的讲坛。它并不高高在上拒人千里,而是让所有人有一种无穷的亲近和温暖的感觉。

进入望丛祠正门不远,左侧,与望帝从帝纪念馆并排,另一侧紧邻丛帝陵,有一座听鹃楼。听其名便可知其意——这鹃声,不仅可听,而且必听;这鹃声,既是对农事的提醒,也是对民生的祝福;这鹃声充满凄恻的思念,也饱含无穷的爱意。“听鹃”,既是一种民间的期待,更应该是一种庙堂的自觉。听鹃楼,这是对古蜀历史承上启下的一个标志——源头就是那掩映在苍翠之下的两座陵冢;所启之下,就点缀在望丛祠的每一个角落。春信亭,藕香亭,荷风亭,观稼亭,稻菽楼,这些名字,无一不是伴随着杜鹃的声声啼鸣,饱含

着泥土的清新气息,在乡风中荡漾着希望和幸福的涟漪。

在园内的郫都区博物馆里,你需要关注到这样一些文物——陶井,陶灶,陶壶,陶鼎,陶甗,陶狗……这不正是农耕生活延伸出来的一幅完整生动的生活画面?尤其是一件失去了头尾的文物引人注目,文物名称标注为“动物残偶”,那分明就是一只啼血的杜鹃鸟。试想一下,一只陶偶杜鹃鸟存在于郫都的土地上,并没有什么意外。

还有一个与望丛祠有关的历史悠久的民间活动不得不提,那就是“望丛赛歌会”。“望丛赛歌会”是汉民族唯一保留下来的赛歌形式,自公元五世纪建祠以来,人们便自发于端午节这天到望丛祠“朝会”上香,表达对望丛二帝的感激和崇拜。一些喜爱山歌的乡民汇聚于祠内竟唱山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望丛赛歌会”的这个民间文化传统。赛歌会隆盛于清代,流淌于民国,因抗战而中断。1983年恢复“望丛赛歌会”,1984年在望丛祠里建东歌台,之后一年一度的“望丛赛歌会”就在这里举行。“望丛赛歌会”的延续历史,简直跟望丛祠的延续历史如出一辙。千百年来,这些充满了泥土气息的下里巴人,恰是农耕社会的阳春白雪。这些来自民间歌声,与望丛祠林间的鹃声一起,汇成了一部川西平原农耕文明的深情大合唱。

正是有了望丛祠这几千年不息的鹃声,郫都才成为川西平原的一颗明珠,“天府之国”才不负其名。